

月饼缘怨

阿芳(口述) 柯云(整理)

这是个关于月饼的故事。它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岩泉寨。

岩泉寨是大山中的一个自然村，位于龙潭河的上游，过去通船，船废后，由于环境恶劣，交通不便，贫穷、闭塞、落后三顶帽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。一天，公社领导忽然来到这里对我们队长说，不久将有一批常德知识青年到这里插队落户，要做好欢迎他们的准备工作。果然第三天，由县知青办负责人送来6名学生般的男孩，集体住在我家门前的一栋屋内，美其名为“知青居住专户”。

那时我刚从中学毕业回家务农，按当时的说法叫做回乡知青。因客观条件和他们拉近距离。常德娃子开始进入农村广阔天地，一切都感到新鲜，也为封闭的山村带来了生机。可是时间一长，他们便耐不住这种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了，那颗不安分的心浮躁起来，难免就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儿，自然遭到社员们的反感。然而里面有一个人称秀才的娃子，他却与众不同，不仅人长得好，而且很守规矩，他除了白天干活以外，晚上就向农户取经式地问长问短，用小本子记录下来。他说话客气，举止文明，真像个秀才。社员们都很喜欢他。情窦初开，慢慢向他走近了。

中秋节的这天夜里，同他进来的5位知青，相约到附近几里远的一个长沙娃子知青点玩去了。独他一人守屋。他将我叫去，说有事相商。当我一坐下，他就开门见山地问我，你喜不喜欢吃月饼？我不由心中一惊：什么月饼？接着说：我们这里哪有月饼？只怕从天上掉下来吧。他告诉我说，前天，他的家里为他捎来了8个月饼，他吃了两个，现在还剩6个。他边说边从柜子内取出一个递在我的手上。我毕竟还留有孩子的稚气，经不住月饼的诱惑，接过手张口就吃。他大概看出我那馋猫样子，笑了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。说实话，我还想吃第二个。这时他又说话了：这剩下的5个，我也给你，不过有个小小的交换条件，他的话还未讲完，我感到脸

似火燎，心中像窜进一只兔子。他忙说，别误会，我毫无歹意，是想请你帮我找一本书读读。他笑着说，他在小孩时就喜欢看书，读中学时买了不少古今中外名著，可恼在文革初期，这些书都被抄走了。我好一会才缓过神来：书倒是有一本，只可惜它是毒草，我的爷爷为保藏它，差点让红卫兵打死。爷爷在临终前才交给我，要我将它保存下去。我点头答应爷爷，一定做到人在书在，人没书在。爷爷才放心西去。

是本什么书？如此珍贵？他按捺不住渴求之心，迫不及待地要一睹为快。

红楼梦。我神秘兮兮地告诉他：是老版，上海商务书局印制的，挺漂亮。

他说：那的确是好书。它不是毒草，是金子，迟早要闪光的。为尽快看到书，他迅速将5个月饼交给我，要我当晚把书给他。

夜已静，月如钩。我像幽灵般溜进屋内，生怕父母知道，小心翼翼，作贼似地把书取出来，又迅速来到他的面前，双手把书呈上。他接在手中，爱不释手。问我能借多久？我一语双关地说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它，就给你吧！我只是再三叮嘱他，一定要保密。他说给月饼的事也不要说出去。

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书的秘密算是没泄露，而月饼却惹出了一场风波。

原来，我将月饼给父母备一份让他们吃后，讲了月饼的来源。细心的母亲忽生恍然大悟之感，她见我和他相处日子较多，以为我们悄悄好上了，她心中反而高兴，认为女儿找了个洋女婿。大喜过度，嘴不留神，在一个亲戚面前说漏了嘴。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连同来的几位常德娃也相信了。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当面取笑，真是山雨欲来。对此，我不仅不在乎，还暗暗窃喜，心想，只要大家公认了，我俩的关系就确定了。止不住内心喜悦，主动问他打算怎么办？他说：心中无愧，不怕打雷。没等我答话，他又说：从今以后，我俩就是兄妹关系，我正好缺个妹妹，按你们这里的土家风俗，你叫我阿哥，我叫我阿妹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烧着脸说：这个称呼不合适吧，我们这里的情哥情妹也这样称呼的呀！他若无其

事地安慰我：管人家怎么看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

也许他的这个办法起了作用，也许对世俗的目光已习以为常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便风平浪静了。

从此，他每天除了干活以外，就是坐下来写个不停，在深夜里他就看书，似乎成了规律。

一年之后，赵家堰水库动工了，全县约3万青壮年民工都去上工，我和队上的知青们也去了。他去后不几天，就调到指挥部搞宣传、编节目、办广播，我经常读到他的油印作品、听到他的声音。但不管工作如何忙，只要遇上月饼季节，他就买几斤给我送来。三年后，水库竣工了。同他来的5位知青都先后飞回去了，而他却留了下来，区里要他担任文化站站站长。他虽已不住在我们队了，但他每年8月给我买月饼的事，总是想得那样周到，未曾忘记过一次。

随着时间蔓延，我的婚姻大事也就这样搁了下来，是等他吧？可他从未提过这件事。不是等他吗？多少人向我说婚，我和家人总是婉言谢绝了。

70年代末，他被招工到长沙一家文艺团体，说做编剧。临走前夕正是8月，他来到我家，带了好几斤月饼，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奇怪的是他却只字未提婚事。我不知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，也不好主动问他。一个月后，他给我寄过一封信，信中说了插队的收获和兄妹间的友谊，也未提婚事，最后特地说，只要月饼上市，我一定给你捎来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捧着信伏案哭了一饱。我在信中狠狠地写了一行字：傻瓜，我要的不是月饼！从此，他不再来信了。已为人妻人母的我，对他仍是一片痴情，密切关注他的消息，并意外在电视上发现他和妻子的场面，使我恍然大悟。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，发现他不仅著作颇丰，电视连续剧连续出台，还以著名剧作家而进入省文艺团体班子。我在心中自豪地说，算我有眼力，他果真不是一般木料，而是一块作家大材，可我也看走了眼，未能视透他的内心，他爱的是那本书，那份送书的情，不是我这个人。

这，就是月饼给我惹下的缘和怨。

陈家河的场

明永创

陈家河镇 桑植内半县最大的镇！

每月逢1、4、7日就是赶场的日子，到这里来赶场，热闹，好玩，有味！

俗话说“起得比鸡早”，陈家河的场就是如此。当你还在美梦中的时候，场已经开始了。最先开始的是商贩们，他们来得最早。这些商贩，来自五湖四海。有河口滴、蹇家坡滴、凉水口滴、两河口滴，还有很多不晓得哪里滴。来这里赶场的人，有讲桑植话滴，有讲普通话滴，还有些讲滴话听不出来是哪里人。他们开着小货的，找到自己的摊位一早就摆好。卖衣服、卖水果、卖土特产、卖药酒，太多太多，数也数不过来。

赶场的这天，交通规则只是摆设，街道管理人员装样子喊几声就走了。你要是开车路过这里，那要开慢点、耐心点。要是你认为过路的街道是赶场的主街道你就错了，最热闹的不在主街道上，在市场，这里的市场道路四通八达，呈井字形排开。还没有到市场，里面的热闹声就已经钻进了你的耳朵。从西南入口进入，站在入口旁，看见的是人，人是摩肩接踵的，熙熙攘攘的。走进的时候就要小心点，不要踩到别人了。带孩子的把孩子抓紧，不要挤掉了。拿东西的把东西拿好，不要挤到别人手中去了。

进入拥挤的人流，看好自己脚下的路固然很重要，但两旁的摊位才是重点。

你看，炸油粑粑和糯米坨的老人家，正熟练地操作着，金黄的表层在油锅中翻滚，看得你口水直流。买个油粑粑尝尝，外酥内软，有肉丝、有豆腐、有辣椒，好吃。糯米坨是正宗糯米坨，咬开一口，香油就留了出来。关键是便宜啊，才一块钱一个。

你看，卖叶儿粑粑滴，他们把粑粑码得整整齐齐，有的搬个小火炉在烤，烤得黄黄的。有的喊起来了，好吃滴叶儿粑粑，包滴黄豆沫沫儿，一块钱一个。

你看卖鱼卖虾米滴，他们不管人多人少，要么搞个小凳子坐在路中间，要么蹲在路中间。你不要怪他们不遵守秩序，他们卖的都是新鲜的河鱼，摆在中间就是想早点卖出去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，因为河鲜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他们卖的鱼品种多，黄鸭叫、河鲤、草鱼、趴趴鱼、小巨巴鱼等，你要看起了就马上掏钱，不然等你逛一圈回来，别人都回家了。

你看卖小菜的老人家，他们把小菜用稻草一把把地捆好，有白菜、小萝卜苗、葱蒜、笋子、香菜、紫苏，实在是太多了，都是自己菜园子里种的。太便宜，一块钱一把随便挑。你和他们熟悉以后，他们还热情地要你去园子里扯。还有些老人家只卖坛子菜和干菜。酸辣椒、酸萝卜丁丁儿、豆酱、酸蕨儿腌菜、干豇豆、干萝卜、干洋芋等等，你只管买，货真价实的农家菜。

你看卖豆腐滴摊位，品种多。有韭菜豆腐、曲渣、白菜豆腐、白豆腐。更绝的是在摊位旁边搭个灶台，支口大锅，烧好一锅菜油，曲渣就在里面翻滚着。刚刚出锅的曲渣好吃，买几块钱的，老板给你撒点盐和辣椒面，外脆里空，香。

你看那位剃头的老人家。戴顶草帽，拿着剃刀，跟着凉拖，正全神贯注地给顾客剃头。在他身边摆着脸盆、木架子和一个包，仅此而已。看到这个场景，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，老手艺的传承在县城已然找不到。

在桑植的内半县，两河口的场偏离了主干道，岩屋口的场太小，细砂坪的场太远，河口的场太窄，上河溪的场太挤，唯独陈家河的场集各处之所长。陈家河的场，卖米卖油卖蛋的挤在一边，卖衣服鞋帽的堆在一块儿，卖花卖苗的有自己的地方，看似混乱却井然有序。在这里，吆喝声，讨价还价声，呼喊声，鸡鸭叫声，水果味，油炸香味交织在一起，碰撞出乡村独有的赶场韵味，这种韵味就是家乡的味道。希望这种韵味能一直保持下去，不被城市的繁华所淹没。

